

◆六岭杂谈

浮生记梦

刘志坚

“人无千日好,花无百日红。”我因病住院。妻说:好好养病,不要东想西想。

我说,我就是在想,想办个展览。

什么展览?你在做梦吧。

我说是的,我是在做梦。我的文学梦做了几十年,涂涂抹抹,写书、编书,现在想把这梦的历程,展示一下。

当然,展览是要有实物的,我的梦很一般,实物也很平常。

就说写书吧。我写了一辈子,正式出版的,也就是散文集12部,赋文选一部,收入《邵阳文库》的《刘志坚的散文世界》一部。

我于1957年获《文汇报》全国大学生征文一等奖后,开始进入梦想,每年都要在报刊上发点散文。那时除了中央几家一级大报外,全国各省也就是一省一家省级日报。副刊园地很少,文章很难见报。

那时出书更难,想出书,你得先将文章在报上发表。我拿出出版社的书稿,都是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剪报,出版社才接受,但却印得很单薄。书出了几本后,出版社不一定要作者出示剪报了,但却要书号费了。我将报刊发文的稿费,全部垫上都不够。所以我出的书,依旧印得很单薄,很寒碜。不像现在,有钱人出的书,印得大气豪华,富贵逼人。书印得土气,但圆了我一个梦,让我早早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。

再说编书吧。我编《新花》期刊10年,业余还编撰了邵阳本土的大事记、人物传、风情录

等10余种。我深爱我脚下的这片土地,我和我的先人,都是生于斯、长于斯、劳作于斯。这片土地的大小事,我都萦系于心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我花时间检索资料,撰写了《邵阳历史》的《今天》。对于邵阳自古至今,发生的每一重大事情的时间、地点、情状和影响,筛选核实。一年365天,一天一事。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系统工程。书出来后,市电视台组织一套班子,进行实地采写、录像、配音、制作,一天播放一事,整整播放了一年。老邵阳人应都还记得。

还有,邵阳自古至今,能人很多,我主持筛选、撰写了六百多人的事迹资料,编成“市志人物篇”,让后来者写邵阳历史人物,有了依据。还有,关于邵阳的地理形胜、民俗风情,我撰写了《宝庆揽胜》《宝庆风情录》等等,真的是“风貌昭陵今与古,大观全入画图”中。蒋建国先生在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书记时,读了我的《宝庆风情录》,写下了“三春文苑花千树,不及刘君笔墨香”的题幅。后来他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时,读到我的赋文选,很是高兴,也给予肯定和鼓励。编写好乡土历史,是我们文化人的责任。我因编书,圆了高级职称梦。

书展离不开观众,也就是说要读者认可。读者的看法和评价,是书的价值所在。本人的书很单薄,但也有一个阅读群,那就是散文爱好者。如著名文学评论家张建安先生,我每一本书出版后,他都买来细细审读。后来承他高看我一眼,写了

好几篇长长的书评,文采斐然,让我读得感愧交加。当然,也有一般的读者,仅一句话,令我动容。他给我寄一张雪花美景图片,后面书上“师文如图,清爽怡人”。拙之文章气韵,尽在他一言中。当然,除了几个字的书评,也有一字不写的,只在闲聊时,或贬或夸地说几句。说的人多了,叫口碑。

我之《宝庆风情录》出版多年了,没有人记得,但也有例外。去年3月,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胡革平先生和市文联主席曾伟子等领导,来寒舍相叙。我说惭愧,我的书没有影响啊。曾伟子马上说:你的《宝庆风情录》很多人都喜欢的。他接着说:一部书讲好了本地故事,群众喜欢,就是影响啊。

说到影响,最好是得个奖什么的,但我只获得一些小奖,与大奖无缘。国内几个奖项,在二十世纪,参评要由文联申报才行。但有些领导却说:申报名额有限,刘某老了,让给青年人吧。好在小奖不限,我获得的奖状有半箩筐,没有一百,也有六七十件吧。

10年前,我出第10本散文集时,省文联秘书长胡英先生写了一首词,以示祝贺。词曰:

“文十卷,似锦绣。赤忱歌故里,梦笔走神州。绮山丽水,时弊民忧,不尽幽思秋复秋。文十卷,法韩柳。清新多婉约,精妙覆金瓯。才高八斗,倜傥风流,夫子华章孰与侔。”

我们每个人都有梦,都在追求,但愿追求不息,好梦成真。(刘志坚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有奖征文

真没想到,离开了工作岗位,做了多年家庭主妇的我,近两年来,与《邵阳日报》结下不解之缘。

一次偶然的机,我与几个朋友到武冈的木瓜桥玩耍。我不仅被1930年红七军驻扎木瓜桥时遵纪爱民的事迹所感动,同时也感激木瓜桥的村民对我们的热忱欢迎。加之木瓜桥一带旖旎的自然风光,让我们流连与赞叹,回家后,脑海里仍然浮现着所见所闻的一幕幕景象,于是心中波澜荡起,思绪如涌了。于是,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篇散文《难忘木瓜桥》。

那时,我在武冈市老年大学汉语言文学班读书,给我们上课的是黄三畅老师。我将文章呈给他请教,意外地得到了他的赞扬,也知晓了其中的不足。我将文章重写了一篇。黄老师看了后,鼓励我投稿《邵阳日报》,并给了投稿邮箱。真的能行吗?当我反复询问黄老师时,得到的总是他肯定的支持。在他的一再鼓励下,我大着胆子,将文章发送了出去。在那些等待文章刊发的日子,我每天的心情,不亚于等待一场重要考试的结果,既紧张又满怀期待。

其实,多年前我就关注《邵阳日报》了。在我工作的单位,一年要订阅好几种报刊,其中就有一份《邵阳日报》。记得那时,投递员总将四张小报叠放在一起,投送到单位的传达室。工作之余,我常常用一杯清茶、一张报纸来打发时间。尤其是每星期的双清版,更是我的最爱,那些小小说、散文、诗歌成了我的精神食粮。不过那时尽管我与《邵阳日报》如此地接近,却从未想过,自己也要写点什么刊登在上面。我总是怀着仰慕的心情,读那些文章。记得有一次,报上一位作者的名字,与我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。单位有同事打趣:“你的名字上报了!”

《邵阳日报》:我的写作起步之地

曾彩霞

闹得我面红耳赤。其后在我的心里,总有一个愿望,就是有朝一日,能将我写的文字变成铅字,刊登在报刊上。只是我觉得这个梦想太高,是我不可攀上的……

《难忘木瓜桥》寄出不久,没想到《邵阳日报》真的将它刊发出来了。当黄三畅老师将这一消息告诉我时,我又惊又喜,《邵阳日报》终于让我隐匿了多年的愿望实现了!我特意找到了这天的报纸,并将这一消息分享给了我的家人,家人们也为我的文章能上《邵阳日报》而高兴。我年迈的母亲特意请全家去武冈最出名的米粉店吃粉,说是要为我发表文章而庆贺。这使我很是动容。没想到不管女儿多大年纪,只要有一点成绩,母亲都会感到骄傲。从那时起,我就暗暗下决心,以后要多写些东西出来,能让母亲在有生之年多高兴些。

是《邵阳日报》激发了我对写作的兴趣。特别是在2022年《邵阳日报》举办的“喜迎党的二十大·强国复兴有我”征文活动中,我的一篇散文《桂枝》,荣获了三等奖,更增添了我写作的激情。我一发不可收拾,陆续地将写出的散文,投向《邵阳日报》以及其他各种报刊杂志,其中数篇文章还上了《科教新报》《潇湘晨报》《劳动时报》等等。还有一些散文上过全国著名的《莲池》周刊,以及山东画报出版社编篡的《老照片》丛书等。除散文外,《邵阳日报》还多次刊发过我的诗歌。记得我的《您好,2022》是头天寄出,第二天就见报了。由此,我诗兴大发。我的诗歌除不断被《邵阳日报》发表,还上了省内外其他一些刊物。

尽管我的文章走向了全国更多的地方,但在我的心里,始终将《邵阳日报》放在最神圣的位置,是她激励我不断前进。(曾彩霞,武冈市作协会员)

◆漫游湘西南

寻胜一日游

邓旭初

4月14日,微风轻拂,阳光灿烂。双清区老干局党总支组织全区离退休老干部,开展了“学党史、感党恩、听党话、学党规、守党纪、强党性”主题活动。

一路欢畅,我们首先来到了大型水利枢纽犬木塘水库。站在坝顶,只见水面宽阔,漫江碧透。施工方的同志介绍说,这是国务院部署的全国172个大型水利工程项目之一,坝长642米,最高26.2米,总库容1.41亿立方米,年引水量3.2亿立方米;水库有引水总渠道1条,5条支渠,11条分渠,长235公里;水库全部建成后可惠及邵阳、衡阳、娄底、永州4市的8个县,新增灌溉面积121.75万亩,还可改善城区的用水环境。

离开水库大坝,接着我们来到了蔡锷村。1882年12月18日,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、军事家,讨袁护国、再造共和的先驱者蔡锷,就出生在这个染满绿色的小山村。如今,这里已

建成蔡锷纪念馆。入园口的正前方镶嵌着一块石碑,上刻“蔡锷故里”四字,由启功题词。四合院造型的蔡锷事迹陈列馆分四个展室,通过声光电、雕塑、实物和图片,全面介绍了蔡锷的一生。纪念馆内,葱茏翠绿,荷塘里绿叶朵朵,游客络绎不绝。这里已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缅怀先辈,心潮激荡。蔡锷一生的事迹和历史贡献感动着大家。

之后,我们乘坐大巴,穿过阡陌纵横的田野,来到了姚喆故里。姚喆,双清区渡头桥镇光辉村(已更名为姚喆村)人,开国中将。村里的姚书记详细介绍了将军的往事,以及在武汉姚喆将军夫人那儿的走访和征集文物情况,陪同大家观看了已建好的姚喆广场和修缮中的姚喆旧居。我们期待早日维修好姚喆旧居,精心布置展馆,使它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。

这天,虽然阳光灼热,但离退休同志们个个兴致勃勃。

为师从教,矢志不移

李芬

多年前,我还在乡村小学任职。那是我从事乡村教育的第一年。也许很多人对这里的环境和条件不太熟悉,正如来到这里之前的我一般。苦吗?当然。是啊,我从未想过原来夏天是这样的热,冬天又是这样的冷。哪怕是春天,也是干燥得厉害,孩子们的小手总是会出各种各样裂开的小口子。看着孩子们黑黢黢的小脸,我的心和眼化作了一片汪洋。

那一年,我们班里来了一个“小话唠”。他很聪明,也很伶俐,当然,更加淘气。对于他来说,常常是刚刚答应了要遵守纪律,接下来便说起了悄悄话,砸起了小纸球。那个时候我气不过,便要他喊其家长来学校。可是,他总是推脱着。刚开始我以为他害怕他妈妈回家要呵斥他,可是后来我才知道,原来他妈妈作为家里的顶梁柱,真的很忙很忙。他妈妈常常是白天种完了田,就赶到工厂里做工。他一边说着,一边流下了泪水。而他身边原本想叫他一起玩儿的学生听到了他的话,也忍不住哇哇

大哭起来。因为哭的声音过于突然,大家一下子便被逗乐了。所以,他们带着泪水的笑颜,成了我至今无法忘记的画面。

也是在那一刻,我许下了终身从教的誓言。后来,我总会给这个“小话唠”开小灶,还让他当了小组长。有次下了雨,我擦干他湿透的小脚丫,还送给他一双新袜子。他很高兴,变得更爱笑了。六年后,我离开了这所学校,到县城学校任职。他还经常给我发微信,说他在我身上学到了很多。实际上呢?是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,比如坚强,比如不屈,比如乐观。

哪怕已经过去将近十年,但是每每回想起那些时光,我常常忍不住潸然泪下。(李芬,任职于隆回县九龙学校)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

海天一色

刘玉松 摄

◆岁月回眸

童年茶事

龙新

近年来,邵东龙公桥茶园迅速蹿红,成了网红打卡地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三十年前,我和茶园的点滴故事。

三十年前,我还是一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。学校的劳动教育课丰富多彩:给橘子树抹梢、植树、清理校园垃圾、拾枫树球、捡松果、采茶叶……每当学校布置采茶叶的作业,我们都会很兴奋。

清明节前夕,每天清晨四五点钟,村里的几个伙伴就在我家屋后的马路上扯着嗓子喊:“新宝坨,起来了,摘茶叶去了。”我从熟睡中惊醒,一跃而起,拿着事先备好的蛇皮袋就出了门。一路上,我们的队伍越

来越大。等我们急急地赶到茶园时,天还没完全亮,雾蒙蒙的一片,只听见到处是摘茶叶的簌簌声,和走路撞击茶树的摩擦声……我们便分散开,去寻找茶叶最多、最嫩的茶树了。

等到太阳出来,就能远远地望见熟悉的面孔了,然后尽可能地向着他们靠近,交流一下各自的“战果”。如果自己采的少了,那得加紧采。我是当年采茶队伍中年纪最小的一个,但采的茶不是最少的,因为我手脚麻利,也不偷懒。最后的“过称”,是我们最期待的时刻,预示着有钱拿啦。其时,乡村孩子哪有多少零花钱,我们都靠“本事”挣吃的,比如上山

采泡、摘艳山红,采茶也算是一个好门路。

学校规定了任务,每人采15公斤,没完成的要出钱“买”。我一般是超额完成任务的。只记得有些人为了凑足重量,将老叶嫩叶一起摘,最后被过称的人拒收。采一斤茶多少钱,我不记得了,但领到钱后的那种成就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。

小时候并不觉得茶园有多美,它只是我们村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而已。后来上了初中,这项作业也不再有了。再后来出外求学,很多年没有再踏入过这里。直到大学毕业后回家乡工作,才和它有了更多的接触。它依然还是那般苍翠,远远望去,那抹绿给人一种心安的感觉。每次一回乡下,我总要去看看这片茶园,它总是用最博大的胸襟拥抱我。(龙新,邵东市作家协会理事)